宋槧太平御覽

1冬3
403
97

13
403
97

宮城縣圖書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一

治道部二

臣

韋昭釋名曰臣愼也愼於其事以奉上也

孝經說曰臣者堅也守節明度修義奉職也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卦

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又曰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闞呼檻切

禮曰衛有大夫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亟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

金澤文庫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卅八年八月諸同人悼山田一郎君醵資所購以贈
宮城縣圖書館

又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于讀爲迂迂廣也大也）

又曰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

又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又曰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訑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相助也）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役爲役也）

又曰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辜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而難退則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利祿也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亂謂違廢之禮）事君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又曰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信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小言之記私相親也）故大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民之民循從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左傳曰石碏純臣也怨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又曰晉惠公卒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葬而不至無赦狐

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乃殺之

又曰秦醫和謂晉侯曰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

又曰陳無宇謂楚王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公臣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春秋說曰正氣爲帝閒氣爲臣臣之

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

又曰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言備官數而已）

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漢書曰張良未嘗持兵爲將常爲畫策臣

又曰絳侯周勃爲丞相罷趍出意甚得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存與存主亡與亡

又曰上居禁中召周亞夫賜食因趍出上目送之曰此快快非幼主臣也

又曰辛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爲鮮明惟是爲奢○荀悅漢記曰臣有六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循理愛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顏怫意砥矢弗撓直諫遏非不避死罪是爲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僻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回誣上惑下專權檀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用善則治用惡則亂難則交爭故明主愼所用焉

又東觀記曰祭遵死後每至朝會上常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

沈約宋書曰謝弘微爲鎭西諮議參軍太祖即位爲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唐書曰或有言魏徵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驗無狀彥博曰徵爲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帝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已後不得不存形迹它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叶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皐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

又曰盧懷愼臨終遺表曰宋璟立性公直執心貞固文學足以經務識略足以佐時動惟直道行不苟合聞諸朝野

之說實爲社稷之臣

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其說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

孔蘩子曰夫爲人臣見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

又曰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荅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陳計事成主裁其嘗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惣其契臣行其義然君不猜其人臣不隱於其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有德也

又曰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自言問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卽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監觀察所盡且人君所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者則己不勞賢才不失矣

又曰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隣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敬畏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又曰孟氏之臣畔武伯問孔子曰如何荅曰人臣而畔天下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

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哉武伯乃止

孟子曰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世臣先世舊臣也王者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也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言王取人不詳審往日之所知臣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疎踰戚可不愼歟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使卑尊親疎相踰也

又曰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

又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又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又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董子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質

韓子曰爲臣也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辭賤軍旅不辭難順主之法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旁而西門豹不知用是其愚也

又曰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不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臣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淮南子曰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噣噣如不能如將失之可謂能子矣及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圖則平夷狄之亂課管蔡之罪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長北面致政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行無擅恣之意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

說苑曰人臣之術隨順復命無所敢專議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臣之行有六邪六正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本也

又曰子貢問孔子爲臣孰大曰齊有鮑叔鄭有東里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孔子曰吾聞進賢爲善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寶器吾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乎令尹子西對曰臣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國之寶器在於賢臣夫珠玉玩好之物非國所重寶者於是遂使昭奚恤應之奚恤稱曰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人各

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猶之難交兩國之所使無兵革憂大宗子教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隣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徒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桴鼓以動百萬之衆使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撮治亂之餘風昭矣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矍然無以對反言於秦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敢伐

又曰周舍事趙簡子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臣願爲謼謼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約也簡子悅之

賈誼新書曰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人師仁足以爲上下之聲國有法則守之君有難則死之謂之大臣也

古詩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

應璩百一詩曰茫茫九州內莫非帝者民民有忠信行莫非帝者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二

治道部三

政治一

釋名曰政者正也下所以取正也

周禮天官大宰之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

乃縣讀爲懸治象之灋與法同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太宰以正月朝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改造云爾挾日凡十日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者更也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也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国也鄭司農云殷治律輔爲民之平也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長謂公卿大夫兩謂兩卿也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

之治以濂待官府之治以禮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則冢宰聽之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正正趣也會大計也聽其事冢宰平

也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故爲政在人

又曰子曰夫人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格來也遯逃也

又曰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言政教所以明賞罰也

又曰聖人南面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得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曰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物猶事也紕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

大戴禮曰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眉曰參汝以明主爲勞乎古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左氏傳曰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宣子趙盾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辟猶理也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又曰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始爲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

又曰季札聘于鄭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又曰鄭子皮授子產政使都鄙有分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蓄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

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又曰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又曰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
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
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
之何毀之
又曰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
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
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
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
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
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

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敗績厭覆是懼何暇
思獲子皮曰善哉
又曰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
又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
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大
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萑蒲之澤萑蒲澤名也於
澤中刼人音丸浦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
萑蒲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
糺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施之以寬也

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歎而言念重其言爲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念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政以德則民懷之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乃德政之所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

又太甲下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興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興治亂之機則爲明王明君

又盤庚上曰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修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

又洪範曰乂用三德治民必用剛柔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正直之治平康正直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剛剛能立事三曰柔克和柔能治三者皆德平康正直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剛友順也世疆禦不順以剛能治之變友柔克變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沈潛剛克沈潛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柔克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以正君君亦當乾柔以納臣柔克不于四時喻臣當執剛乾柔以正君

又立政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成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綏衣虎賁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綏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在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歎此五者立政之本此五者不得其人憂知恤誠信於鮮智大夏乃有室大競繪俊尊上帝古之人迪唯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强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帝古之人道唯有夏禹之臣瑕知誠信於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皐陶所謀也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后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

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外內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嗚呼孺子王矣歎稚子今以爲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心力也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則我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也

又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庶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治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已上嘆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大道怠忽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由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

又君陳曰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其政令命汝尹茲東郊敬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

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下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狃于姦宄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而敗常亂俗三細不宥書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也

論語曰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又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又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又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又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又曰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又曰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又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又曰葉公問政于曰近者説遠者來

又曰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又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太平御覽第六百二十二

治道部四

政治二

史記曰魯公伯禽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又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辟民人貧苦昔

趙氏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而子不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乃大治

又曰公孫鞅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孝公時睡弗應罷而去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孝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去孝公復讓監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甚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蓋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而吾君

曰久遠吾不能待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而成王道之業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漢書曰曹參相齊召長老諸先生問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及參去齊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又曰陸賈時時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

亡（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爲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反而喪之）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之先封於趙鄉）使秦已幷天下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又曰賈誼上疏曰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又曰夫三代之所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已然而不往之事已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而已矣夫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知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以爲毛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若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同哉也顧反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社廟而安子孫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於禽獸草木廣裕累子孫數十世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

見也

又曰董仲舒對策曰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致亂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音由者非其道也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宣王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理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而爲烏復歸也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後世淫逸不能統理羣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焉此災異所緣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銲之斯來動之斯和也

又曰董仲舒論時政曰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譬諸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

又曰蕭望之上疏曰夫民函陰陽之氣函與含同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任於義利而已故道民不可不愼也

又曰臣衡上書言政治曰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比年大赦而姦邪不爲衰止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也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成也○又曰元帝時京房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也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易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二君而非笑之然則任堅刁趙高政治日亂

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之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謝曰春秋記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錯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耶爲亂耶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者讒邪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言其勝於彼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後漢書曰桓譚上疏曰國之廢興在於政事得失由乎輔佐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治道未洽者所謂賢者異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欲也大底取便國利民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民懸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

魏志曰袁渙字曜卿爲梁相每勑諸縣曰世治則禮備世亂則禮簡方今難以禮化在吾所以爲政

又曰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崔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骸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較計兵甲唯此爲先豈彼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大祖改容謝之

晉書武帝初受禪駙馬都尉傅玄上疏曰先王之治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行於上清議隆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弊復發焉

崔洪春秋前涼錄曰張天錫時小府長史紀瑞上疏論時政曰臣聞東野善馭而敗其駕秦氏富强而覆其國馬力已盡求之弗休人既勞竭役之無已故也造父之御不盡其馬虞舜之治不窮其人故造父無失御虞舜無失人

唐書曰魏徵上疏曰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誡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冲謙而自收懼驕滿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爲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擁塞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怒以濫刑然後簡能而任擇善而從之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乖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也

又曰陳子昂上書言政理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王政之大端也天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尊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則天地平而元氣正矣是以古先帝王見人之通於天地天人相感陰陽相和災害之所不生嘉祥之所以作也遂則象於天則成於地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於是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故人得安其俗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陰陽大和元氣已正天地降瑞風雨以時矣

又曰景雲二年監察御史解琬陳時政曰臣聞國之安危在於爲政若爲政以法雖暫安而必危爲政以德雖不便而終治夫法者智也智所謂權宜道可以長久陛下登位今已逾年上封事者多言明聖述太平或曰功巍巍德赫赫非唯不裨於政化亦乃陛下之厭聞臣以爲當今風俗未甚振理政令未息煩勞陰陽未調和帑藏未充物流離者尚相望於道路犯禁者猶繼踵於狴牢耳未聞康哉之聲目未覩太平之事且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之天下相去幾何而風俗淳季相反由理之失也夫霸者任智失德與人故大僞緣生矣然巧智之士浮詭之徒智忠者爲立身之階識仁義爲百行之本託之以求進假之以取容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反明君哲后亦何盡能察哉趍競之吏巧知之人欲密網以爲至公殊不知網密而犯者衆用苛細爲勤事殊不知事細而擾愈煩賞貪冒以强能鄙貞正而孤介隨波浮沉者題之以黠剛毅正直者目之曰愚歲月漸漬日致澆浮扑散淳離流宕忘反若不匡救其弊何由使風俗淳質厥人以康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四

治道部五

政治三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
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復指也四維
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又曰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
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
滅絕我生育之
又曰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
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也
又曰善爲國者使民若飢魚之歸餌渴馬之走飲
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樂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

上也

又曰聖人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烹小鮮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亂治躬煩則精神散以道德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

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以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

又曰聖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又曰聖人無恒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善信之）德信

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善信之）德信

渾渾（聖人治天下常憧憧心同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心皆爲天下人視百姓如嬰兒

又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以政教治國以奇詐用兵皆不合道惟無事可以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以此下文知之）

忌諱而民弥貧（國多忌諱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法令益明竊盜爲姦盡成盜賊）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

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文子曰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亂

墨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何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親之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對也

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孫卿子曰魯有子訟父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三軍之敗不可誅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上陳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先教而後刑則民

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爲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

又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之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豈有治天下者哉不淫不遷無爲守分性既正矣德又定焉人皆治道何勞布政有治天下者哉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也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也

又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哉亦去其害馬而已矣

又曰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焉又奚足以語至道哉翦翦狹劣貌

尸子曰范獻子泛於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荅舟人清涓捨檝荅曰君奚問欒氏之子若脩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之子其若君何若不脩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申子曰明君治國而晦晦而行行而止

止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商君書曰善治者使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韓子曰或曰景公不知用勢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左纆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國者君之車勢者君之馬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釋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又曰相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索求也）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因功而與官人莫敢索君何憂焉

又曰夫堯舜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

又曰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明法度必賞罰則國富而治法度賞罰者國之脂澤粉黛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燕而私焉曰齊其危夫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谿其不顛覆亦難冀也于吾心也以齊爲遊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死病不可爲醫夫政令者人君之衡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也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沒齊君及子身過此而往齊其田氏矣

又曰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畏畏顯民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則可用則政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省刑矣人君審此三者明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又曰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

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平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況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信既咸熙然後樂乃和焉

又曰孔子之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荅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刑以齊民譬之於衛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任轡無策焉何懼哉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也廢禮而尚刑民彌暴矣

又曰子思問於夫子曰敢問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其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愛之風遠矣管仲之智足以定法材非管氏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又曰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趨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致者乎

又曰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

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又曰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荅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其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蔽求財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荅曰君弗能爲口順而心不懌者隣事必寡龐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又曰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荅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和德無不化俗無不和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又曰子順相魏改變寵之官以事賢才奪其不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者不悅造謗言文荅以告且曰夫不善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荅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頌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既行民又作頌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文荅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
又曰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身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荅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故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

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
又曰尹魯謂子魚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爲荅曰爲治
世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又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問羣臣政教得失子豐乃
上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時
運之會耳非政所治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畋散積減
御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
言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
爲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又曰聖王之治也猶造父之御也和輯乎轡銜之際而緩
急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閒內
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能退履繩而還曲中

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權勢者人主之
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四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四
馬之心能無危者古今未之聞也是故輿馬不調王梁不
能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求能爲治執術以御之則管晏
之知盡矣明分以視之則跛蹇之姦止矣
又曰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王梁惠王也惠子惠王師也）已成而示之諸
先生（示爲國法）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璜
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璜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
何也翟璜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
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
取是其宜也治國者禮不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此之謂也
又曰田駢以道術說齊王齊王應曰寡人之治齊國也道

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林而可以爲林願王察其所謂而白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天地之閒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

又曰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政之宮有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時之節十二月之政令）以辟疾病之蕃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山陵水澤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財已除飢寒之患中之考乎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朋友際之此謂五常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君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太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

又曰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國也豈得無終始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重法而弃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定者也不益其基而張其廣者毀不益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

國語曰不基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王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卽本固基美則上寧

又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而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

又曰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緇急（緇急也）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清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掩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福不虛矣身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瑞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五

治道部六

貢賦上

家語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勃禮教遠罪罰則民壽矣

又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伎樂不解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三人（孟孫叔孫季孫）內比周以愚其君外儻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

廣而教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皆所以爲政

又曰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銜勒也子騫曰敢問古之政孔子曰古之政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內史掌乎八柄及敘事之受納以語王聽治）以德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罪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刑不用而天下治

又曰子游問於孔子曰子亟言子產之惠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子游曰愛民之謂德教何翅於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其乘車濟冬涉者盡愛而無教也○又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節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

又曰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中都魯邑名也）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如五十異粮）強弱異任（謂力作之事各從所任弱困也）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二價（各如其貨不相欺枉）爲四寸棺五寸椁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

又曰宓子賤者仕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吏二人與之俱至官令二吏

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焉辭請歸魯子賤曰子之書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賤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而治單父將以自試意者宓子以此諫乎公寤太息曰此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吏則寡人無以知過微夫子則寡人無由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魯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人者子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教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

又曰孔子兄之子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蔑而問之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亡者三王事若聾（聾宜爲襲言前後相因襲）學焉得習（言不得學習也）是學不得明也奉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其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無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奉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信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若人猶是人也）魯無君子於焉取斯

國語曰齊桓公親逆管仲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居高臺以自尊）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正適稱妃言九者尊之如一明其淫侈非禮制也姪娣之屬皆稱妾嬪婦官也）陳妾數百（陳列）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戎車兵車遊車遊戲之車裂殘也）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優笑倡俳）是以國家不日引（引申）不月長（長益）恐宗

社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爲治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周管子之先績功也言昭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文王武王之典以成其功名也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合會叟老比方校考也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式用也權平也治正用民使平均相應比綴以度比其衆寡綴連也連其夫家度法也端本肇末端等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勸之以賞賜糺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班次序列顛頂也毛髮也統經也言次列使長幼有序以爲治民之經紀也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謂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聖王謂若湯武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使四民各居其職若工就官府農就田野所以成其事陵爲之終以爲葬地而愼用其六柄焉柄本六柄生殺貧富貴賤

又曰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矣吾欲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周禮五人爲伍百人爲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爲

五而以二百人爲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寄政事戎事隱匿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因治政以寄軍令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軌中一人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爲立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良人卿士又爲大夫也以爲軍令爲軍常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居則爲軌出則爲伍所謂寄政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戎俴收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二十二人今齊五十人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里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民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有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帥長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

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搜振旅春田曰搜旅整衆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搜田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周禮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也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改更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疇疋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居同樂行同禴與和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方行於天下方橫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蕃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禦當

又曰晉文公元年春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賦授也授職事任有功弃責薄斂施舍分寡弃責除宿責也施施德也舍舍禁也分寡分少財也救乏振滯匡困資無救救乏絕振拯奄滯之士匡正困窮之人資無與無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輕關輕其稅易道除盜賊通商利商旅寬農寬其政不奪其時茂穡勸分省用足財茂勉稼穡也勸有分無也省減減國用足財備凶年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利器用明明德教厚民性厚其性情也舉善授能官方定物方常物事立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育類正名止上下服位之名育類長育善類昭舊族昭明舊臣有功者之善愛親戚明賢良明顯尊貴寵國之貴官尊禮之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旅客友故舊故舊公子時胥藉狐箕欒郄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舊十一性晉之舊族近官朝廷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中官內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鄙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田庶人食力各由其力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官賈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賈食官官稟之皂隸食職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食職各以其職大小食祿也官宰食加官宰家臣加大夫之加田也論語原憲爲之宰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安

呂氏春秋曰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絕河謂吳起曰先生將何以治之西河對曰以忠以信以勇以敢武侯曰四者足矣請以四者待先生

又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子則君子矣

又曰使民無欲上雖賢不用夫無欲者其視爲天子與隸同彭祖與殤子同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三者不足勸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也人之欲少者其可得用亦少也無欲者不可得而用之善爲上者能令人欲無窮故人亦可得用而無窮然欲不正以治身則夭以治國則亡群狗相與居皆靜投以炙雞則相與爭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在也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不義也强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競不用也

又曰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罰雖重刑雖嚴何益大寒民煖是利熱在上民清是利走故民無常處見利則去欲爲天子者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聚則行鈞也等於暴亂民無走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三稱善子貢執轡而問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濬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閑諸不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善庸盡其美乎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五

治道部七

貢賦下

漢書曰孝文時晁錯說上令人人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已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帝從之後天下充實乃下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又曰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人不過十一其求易供使人不過三日其力易足秦用商鞅之法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卒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名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

二十倍於古秦賣鹽鐵貴故下人受其困也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人之田見稅十五故貧人常衣馬牛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又曰倪寬爲左內史勸農業緩刑獄卑體下士務在於得民心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爲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吏以最上上由此愈奇寬

又曰元鳳中詔曰夫穀賤則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減猶少也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租稅元平初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給官減外徭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

後漢書曰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筭明帝即位人無橫徭天下安寧時穀尚貴尚書張林上書言穀所以貴由錢賤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

魏志曰太祖初平袁紹下令田租畝收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不得擅興

晉書曰武帝平吳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筭錢人二十八文

齊書曰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今所在穀價雖和而比室飢賺縑纊雖賤駢門躶質而守宰務在裒刻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人敗產賈利一時進違舊科退容姦利欲人康泰其可得乎

隋書曰初蘇威父綽在西魏時以國用不足爲征租稅之法頗稱爲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也後之君子誰能施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威爲納言奏減賦役從輕典帝悉從之

又曰開皇元年陳平上御朱雀門觀凱旋因行慶賞頒給所費三百餘萬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唐書曰開元八年二月制曰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准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即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爲疋者理甚不然闊一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須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尺丈過多者奏聞

又曰開元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戶一丁租調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絁布並隨鄉土所出絁絹各二丈布五尺輸絹絁者綿三兩輸布麻三斤其絹絁爲疋布爲端綿爲屯麻爲綟若當戶不成疋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升與租同受

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閒度量不生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

又曰桓公伐楚濟汝水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室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切玉如泥
又曰周王時西域國有山人來王爲中天之臺月月獻玉
衣旦旦萬玉食王執山人之袪騰而上天
文子曰楚人擔山雞路人問曰何爲也欺之曰鳳凰也路
人請十金弗與倍乃與之將獻楚王經宿鳥死路人不惜
其金唯恨不得獻國人傳之咸以爲眞鳳遂聞楚王王感
其貴買欲獻於己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
韓子曰齊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薛公欲知王所立爲十
王珥而美其一獻於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所
在而勸以爲夫人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
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

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唯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又曰尊賢使能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
而不征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古
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廢世征
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言關禁異服異
語耳不征稅也周禮曰閭市之賦司關門之征猶幾王制不征謂文王以前文王亦不征也耕者助而不稅則
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憤稅賦若
履畝之類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人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居
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曰宅不毛者出里布田不耕者
有屋粟凡人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衰代繇是重之故孟
子欲反則寬夫去里里○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取一
布則人皆樂爲之氓

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貊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夫貊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饔餼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矣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魚意其以此諭寡人也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賑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人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隣國歸之

荀悅論曰昔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田租旦古者十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强人占田踰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强也

魚豢魏略曰漢陽嘉三年疎勒國王貢西海青石帶舟至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西王母慕舜德來獻白環及玦并貢益地圖

西京雜記曰初脩上林苑群臣遠方各貢合枝李者

楊孚異物志曰橘爲樹白華而赤實皮既馨香裏又善味交阯有橘官一人秩三百石歲主貢御橘

雜望氣經曰黃白氣潤澤入翼四海有侯王來獻者天子賜四海之國入軫諸侯王者有獻車者出軫天子用車爲

幣賜諸侯王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孫權重遣使稱臣奉貢明珠百筐黃
金千鎰馴象二頭或牝或牡擾禽鸚鵡其他珎玩盈舟溢
航千類萬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七

治道部八

賦斂

周禮天官下掌皮曰掌秋斂皮冬斂革
又地官下旅師曰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因時而施之委饒時而斂之）
又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所斂野之賦謂園圃山澤之賦凡蔬材草木有實者凡蓄聚之物瓜瓠葵芋之屬冬之具也）以稍聚待賓客以甸
聚待羈旅
又地官下曰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
待時而頒之
禮記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借民力而
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云古者吉者吉者謂殷時也）市廛而
不稅（廛市物邸舍也關譏而不征（譏異服識異言也征亦稅

又太學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左傳宣上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

又文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賂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孫故別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爲饕貪食爲餮）

穀梁傳文公曰天王使毛伯來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也

毛詩葛屨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論語先進曰季氏富於周公（孔子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也）

春秋繁露曰木有變春彫冬榮秋氷春多雨此徭役衆賦斂重百姓貧窮道多飢人救者省徭役薄賦斂出倉穀振困窮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皆趍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獨奉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筐簣今百姓困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爲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大福也

漢書曰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家家箕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也）以供軍費財匱力盡

又曰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

又曰衛青北擊胡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又曰孝武時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之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穀百數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是時禁弛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又曰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師古曰姓東郭名咸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故三人言利析秋毫矣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今浮食寄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率緡錢二千而筭一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筭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筭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筭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爲吏之例非爲三老非爲北邊騎士

而有軺車者皆令出一算比音必寐反　商賈人軺車二算商賈人有軺車又多出一算重其賦　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悉猶盡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畀與也音必寐反　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一人有市籍身及家有田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

又曰晁錯奏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下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入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餘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

又曰自貢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之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

又曰何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徭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

東觀漢記曰馬防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勑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

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南宮災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貸之於官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闘鴨長鳴鷄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

所求珍玩物非禮也不宜與權曰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中而求若是寧可與言禮哉皆具與之

晉中興書曰孔嚴補大中正時東海王弈信用群下上疏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百嚴啓宜寢表帝詔曰弈謂此適民無損害豈奪惠邨之旨耶省所啓敬納忠規

又曰謝安弟石尚書令薨時年六十二石無它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厭取譏當世

管子曰鮑叔曰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脩兵關市之征侈之（侈謂過常也謂重其賦稅）

又曰桓公踐位十九年施闊市之征（征賦也五十一之謂時歲抱此歲飢謂有飢者有不飢者故施飢而稅不飢）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歲飢）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故不稅

又曰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民力竭則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亡不可得也

又曰桓公問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器械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至倉廩虛則俾賤無祿皮幣不衣於天下則國俾賤梁聚之言非也

又曰桓公見黃鵠謂管仲曰鴻鵠東西南北儵忽千里所恃者六翼也今仲父寡人之翼也管子對曰民勞而亡使之不時民飢而重斂焉雖黃鵠之有羽翼其若君何

晏子春秋曰爲君籍厚斂而託之爲民進讒諛而託之用

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

墨子曰聖王作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是以民樂而利之今則厚斂百姓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是以其民飢寒並至而國亂矣

又曰古之民未知飲食故聖人耕稼其爲食也以增氣充虛今則厚斂百姓以爲美蒸庖魚鼈前則方丈孤寡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於他日孔子曰求也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又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欲耕於其野也

孫卿子曰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者也鄭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者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故脩禮者王爲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莊子曰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鍾爲壇于郭門之外三日而成上下之懸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設之奢曰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還其用本性也）侗乎其無識（任其純而朴也）儻兮其怠疑（無所取也）萃兮其送往而迎來（無所欣悅）來者勿禁往者無止（任彼耳也）從其强梁（從于衆也）隨其曲傳（無所係也）因其自窮（用其不得不爾）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故無損也）而況有大塗者乎

韓子曰趙簡主出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輕則利歸於民吏無有私利而正矣

孔叢子曰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衛君曰吾知其才可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如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弃其所短今君以二卵弃扞城之將不可使聞於隣國也

公曰謹受命

淮南子曰或有罪而可賞或有功而可罪者始西門豹治鄴（西門豹魏文侯之臣）食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兵甲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身往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鄴大亂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府庫今君欲爲霸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先登鼓之鉀兵粟米可立具也乃登城而鼓之民致鉀笴（甲鎧笴箭矢也）操兵弩而出再鼓服揵載粟而至（服駕牛也揵擔）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信非一日積也一舉而欺之其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篇爲東封（解篇魏臣治東封也）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何以三倍

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以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寒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又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於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

太公兵法曰武王問太公勝負何如太公對曰夫紂之行不由理精兵酒池賦斂甚數百姓苦之

國語曰闞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令尹子囊之孫囊瓦）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問蓄聚積實若餓豺虎焉殆必亡者

晁錯上書曰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出受取不已三亡也

說苑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斂不治城郭曰敢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諫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

治國焉

又曰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新序曰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植明年東陽上計錢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所以賀我者譬無異夫彼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植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其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

又曰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祝簡對曰昔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舡車飾則斂厚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祝爲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亡矣國亡不亦宜乎

桓譚新論曰漢定以來百姓賦歛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

郭子曰王夷甫婦郭太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歛無厭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景都大俠猶漢之樓護（護字君卿）郭氏甚憚之夷甫驟諫之乃云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乃爲少損

京氏別對災異曰火起災何人君貪財賦歛盡民貨即火爲起不救必有日蝕之災矣其救之也舉廉貞之士爲首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七